

● 沈敖大 著

古今茶談

學林出版社



特约编辑：徐公诚

封面设计：唐西林

古今杂谈

沈敖大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上海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 字数130,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510—422—0/I·49 定价：2.50元

谈“借古讽今”

——《古今杂谈》序

伊 人

教大君携来《古今杂谈》书稿，约我作一篇序。我是欣然从命，而且简直觉得责无旁贷。这并不是说，我是写序的行家圣手；说来不怕见笑，文章我虽然写过一些，但给人作序却还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我说“责无旁贷”，不仅因为教大君是我的好友，更由于《古今杂谈》中的许多篇章都跟我有一段“缘份”；——既然如此，为之写序自然就是“舍我其谁”了。

几年前，我编《解放日报》的《读书》专刊，辟了个“历史启示录”的栏目，顾名思义，无非是借历史上的人事，发一点议论或感慨，裨能给人一点启示吧。这类文章也不妨称之为“借古讽今”。虽然这“借古讽今”曾经是一条很可怕的罪名，而且似乎至今还有人视之为“塔布”（禁忌）；然而，“借古讽今”一语按其本意来说，原先并非含有贬意；“借古讽今”者，也未必都是“包藏祸心”，更多的倒是包藏着善意的。在字典里，“讽”的本义是指“用含蓄委婉的话劝告”，实际上是给对方留面子、留思考自省余地的语言表达方法；即便是语含辛辣讥刺，讽者的动机

也大抵是善良的。但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几乎所有善良的讽者，一夜之间都化为“恶魔”，“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简直是“罪该万死”！于是，吴晗、邓拓等人惨死；于是，空前的骇人的“文字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蓬勃大兴。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林彪在他是“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的时候，在一篇讲话中大谈古代的政变史，似有点“借古讽今”的味道，但里面却没有什么“委婉劝告”了，有的是欲置人于死地的杀气和血腥。当时，他绝不会与吴晗、邓拓同属“恶毒攻击”之列的。然而，林彪野心暴露，后来又折戟沉沙，他的那篇所谓“政变经”被拿出来重新审查、定性；林彪大谈“政变”竟是为了自己搞政变。这真是奇哉怪也！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彪作那篇讲话就意在搞政变，那么，伟大领袖的“洞察一切”何所存焉？在这之后，选定林彪做接班人，并且史无前例地把这一条写进党章里面，那岂不是纵恶养奸？平心而论，林彪大谈一通古代的宫廷政变，说什么“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彼时彼地是为了诬人搞“政变”，即影射贺龙、罗瑞卿等要策动所谓“二月兵变”，如此而已，林彪实在是摸准气候，意在“紧跟”的。所谓“他们要打鬼，借助钟馗”云云，其实，林彪等人岂仅是“借助”，他们同时不也是被“借助”吗？……看来，就是在那年代，只要权力在手，谈古谈得昏天黑地，也是无妨的；而一旦拉下马来，那就另当别论，——因为“性质变了”。有权就是真理。拥有绝对最高的权力，当然就享有谈古诋今而无虞的绝对特权。

扯远了，把话题拉回来。虽说我不以“借古讽今”为

非，但干脆在报上挂起“借古讽今”的牌子，难免会使人觉得扎眼，不舒服，“心有戚戚焉”地不说；而有些撰稿人或许会看到如此不雅驯的招牌，便退避三舍，另谋他就。孔子不饮“盗泉”之水，不是他老人家喝惯了琼浆或可乐，恐怕也不是那泉水污染有毒，盖因为名号不佳的缘故；倘将这同样的泉易名为“君子泉”或“周公泉”，夫子则将一边喝，一边“郁郁乎文哉”地礼赞了。可见，名号是很要紧的。因此，我终于不敢以“借古讽今”名之，而挂起了堂堂皇皇的“历史启示录”的旗幡。

我也没有敢请名家赐稿。不擅于拜识名家，这是我的最大弱点。况且我对名家并不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固然有些有学问有风骨有特操的名家，令我为之心仪景仰；而有些“一阔脸就变”、“一吹骨大轻”或“指鹿为马”式的名家，我就惶惶然避之唯恐不遽。再者，“历史启示录”内要的都是“豆腐干”短文，写惯鸿篇大论的学问家未必有兴趣于此。于是，我就想起了教大君。教大君嗜好于历史典籍，又是我多年来的布衣之交，彼此熟稔不拘，请他制作这类“豆腐干”，他是不会拒辞的。果然，他很感兴趣，愿援笔襄助。这样，“历史启示录”栏的篇章，大多数就是教大君的手笔了。

如前所述，“历史启示”在此只是“借古讽今”的漂亮说法。教大君和我都是一介布衣书生，无权无势，也没有几两银子，除了一支笔，恐怕就象崔健唱的是“一无所有”教大君写这类文章，我予以编发，也无非是借往古之人事，企愿今人——尤其是为政者、有权者不要吹牛拍马，

不要趋炎附势，不要朝秦暮楚，不要狐假虎威，不要奢侈腐败，不要昧心欺世，不要不念民生之疾苦……这样的“讽”，实际上能有多少效应，且不去说它；而“讽”的善良动机则无可怀疑的。

不知教大君如何想，我倒还是希望：“借古讽今”型的文字日趋式微，或者借用时下的一句话说，叫做“离休”。中国的历史绵长悠久，“借古讽今”也是悠久绵长；永久地“借古讽今”，并非是令人欣慰的事。在民主、自由、法制健全的环境中，大可不必“借古讽今”，大家直截了当地“指今说今”就是了；可以凭借民主程序、法律规章和新闻媒介等，直接地予以质询、评议、追究，以及舆论的监督、批评乃至抨击——这样毕竟比“借古”更为明瞭，更具社会性，也更见功效。至于“借古讽今”的形式，在将来可能还会有所保存，或许也会有人嗜好这类文字，如同今人也有爱写绝律或骚体诗一样。然而，它似不必再载有多少“讽劝”的负荷了。

目 录

谈“借古讽今”——《古今杂谈》序……………伊人

社会杂感

治一治“不关症”……………	3
少一些“但是八股”……………	5
写书的“第三世界”……………	7
少一些“象征性”责任……………	9
也谈“八分钱”的威力……………	11
不成文的“从来如此”……………	13
谨防批杀……………	15
再谈对仲星火批评的教训……………	17
有感于为“玩物丧志”正名……………	20
“浪头”的报复……………	23
黑锅和桂冠……………	25
解铃未必系铃人……………	27
请勿“高卧隆中”……………	29
读书两议……………	31
“挂帅”和“出征”……………	33
人才两题……………	35
不赦贪官的唐诏令……………	37

按“?”分配·····	39
溢粪案始末·····	41
“吕先生”和两点论·····	44
任用干部的一种有益见解·····	50
“为酬而劳”之我见·····	54
批评和棍子·····	58
话说“故事”·····	61
兼课也要讲究质量·····	63
“诚则灵”戒·····	65
“议”字两题·····	69
张居正文量土地·····	71
刘知几为什么挨打?·····	73
“吾不如·····”·····	75

世人杂相

生为才人，死为雄鬼·····	79
“大树将军”的气度·····	81
买姬 还姬 献姬·····	84
秦桧的“迷人术”·····	86
郑注的“八字经”·····	88
一条河的波折·····	90
投杼的曾母与伐韩的甘茂·····	92
阿丑不丑·····	94
林则徐“壮志”的另一面·····	96
当共戮力·····	99

看业余比赛的一点感触·····	101
面对这样的微笑·····	103
应酬、荣辱、官本位·····	105
礼·贿·祸·····	107
旱、涝、蝗与特异功能·····	109
优言 直言 立仗马·····	111

修养杂谈

君子有过当如何?·····	116
对道德值多少钱的思索·····	118
道德的“叮咛”·····	121
“见贤思齐”与“见贤思嫉”·····	123
莫让“砂子”阻登攀·····	126
斗室神游·····	128
用人的“信”与“疑”·····	130
人物之间·····	132
石勒和他的“君子营”·····	134
勿以小损无伤而不防·····	136
岂可弗如张镇周?·····	138
欧阳修的风格·····	141
为“开卷有益”一辩·····	143
察人、自察及人察·····	145

古今杂论

试论诸葛亮的用人取材·····	149
-----------------	-----

“鲁家狂儿策最长”——试析鲁肃在赤壁之战中的 重要作用·····	153
曹操赤壁战败原因浅析·····	156
古战场赤壁故址考·····	160
试论《晋书》陆机评价中之传统偏见·····	163
“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谈鲁迅的改革思想··	174
“狂人”不是神经错乱者的形象·····	180
“人民内部仍有阶级斗争”质疑·····	184
古代曾国国址探·····	191
后记·····	195

社会杂感



治一治“不关症”

“阿拉不关”，是一句上海方言。“不关”者，不相干、不管之谓也。如果确系不相干而无关，似也无可厚非；如果明明相关、有关，却以“无关”搪塞，那就不免有患“不关症”之嫌，值得引起重视了。

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生活，不难发现，“不关症”患者还是有一些的。笔者单位一职工，灶间是三家合用的。前不久，其中一家在原灶间一侧兴土木又草创一灶间，既碍路，又遮光，明显地属违章建筑。但“有关”的部门，即违章建筑办公室就是“不关”。说：“你们找派出所去”。报载郊县某居民区溢粪为患，居民苦不堪言，谁知此事竟拖了半年之久。何故？“有关”部门“不关”也。王崇伦抓豆腐在前几年是广为流传的美谈。但如果再深思一下，不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抓豆腐的一些“有关”部门“不关”，或没有“关”好吗？要不然，又何须市委书记披挂上阵呢？类似的现象，虽不能说比比皆是，确时所有闻。这种“不关症”，甚至还是一些恶性案子得以酿成的催化剂，这恐怕也不能说是危言耸听。

笔者曾留意对“不关症”作了一些分析，发现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原先是“关”的，但深下去以后，发现事

情并不那么容易解决，于是积极性大减，以“不关”了之。第二类是曾经积极去“关”过，但在“关”的过程中又收到的几张“条子”，接到几只电话，赶紧偃旗息鼓、下帆停船，以“不关”了之。第三类则更是等而下之了。官儿要当，事儿最好少做或者不做。他们奉行的是“以‘不关’应万变”的哲学，任你急得七窍生烟，他却优哉游哉，对于这种“不关症”，人民群众意见可谓大矣。‘

“不关症”实在有损于我们社会肌体的健康；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那种“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思想，助长了不安定的因素。“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古人虽然这么说，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真正能够做到“为民”。设立“有关部门”，任命“有关领导”，干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领导和责任是一回事。又想当领导，又想对事情“不关”，是决计不行的。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要深入群众，倾听意见，慎重处理，决不能采取“与己无关”的态度。否则的话，看到问题苗头听之任之，出了问题被迫轻率处理，结果便只能是“害莫大焉”。因此，治疗“不关症”是刻不容缓的！

窃以为，要治疗“不关症”，有两种方法：一是对“不关症”患者进行批评教育，使之树立全心全意为四化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不关”转化为“关”；二是对那些尸位素餐，执意“不关”者，予以调离，调到“不关”的位置上去。从而让那些“有关”而又“肯关”、“肯关”而又“善关”、勇于任事并有开拓精神的同志来坐这“有关”的位置，岂不甚好！

少一些“但是八股”

某同志犯了错误，领导找其谈话。原打算肯定一下此人成绩，然后转入正题。谁知那人不“领情”，不耐烦地打断了滔滔不绝的表扬：“请你直截了当些好吗！”如此之说，很可能被视为“拎不清”。因为“欲贬先扬”，曾被不少人奉为“一分为二”的批评艺术。

类似的情况不仅在生活中常见，而且在报章上、电台里也屡有其闻。批评一个人，先来一番表扬；批评一个单位，先作一番肯定。然后“但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文一腔。久而久之，人们心中就产生一种“又来了”的滑稽感觉。有人将此喻为“城头上出棺材——远兜转”。笔者给它起了个“雅号”——“但是八股”。

“但是八股”，不可小觑，否定一个人，只要“但是”那么一下，即使被“否定”了，也会感激涕零！要“挽救”一个人呢？“但是八股”也不费吹灰之力。报上不是经常披露这样的事情吧。一些干部贪污、受贿、勒索、倒卖紧俏物资，以及挥霍公款、奢侈浪费等等。按理，得严肃处理才行。然而，“但是八股”往往又会在其间作祟。在他们的所谓“严肃批评”之后，结果又搬出了“但是”，诸如，“问题是严重的，但发生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错误是

不小的，但认识态度较好”，等等。如此这般，准保峰回路转，化险为夷！生活中那些堂而皇之的“严肃处理”变成了令人哑然失笑的“儿戏处理”，“但是八股”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成也“但是”，败也“但是”。对此，人们已司空见惯了。于是乎，就象看“蹩脚”电影，观众一眼就看出结局一样样，只要“但是八股”一登场，下文如何，不语自明了！

其实，批评就是批评，不必“讲究”那么多“艺术”。应该“讲究”的倒是错误事实的把握和错误性质分析的得当。要不然，即使摆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绩，也是枉然的。再次，批评不等于全面评价。把批评等同于全面评价从价值工程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合算的（价值工程的要求是，明确产品的必要功能，剔除其不必要功能，从而以最少的耗费，达到目的）。末了，“但是八股”的“否定”功能和挽救功能更是要不得！前者以公正平允之貌而行否定之实，其实质是虚伪；后者则以偷梁换柱的诡辩代替辩证法，其实质是徇私。

“但是八股”生活中很有市场，而且“行情”看好。不仅论人，而且论文，“但是”一到，四平八稳。然而，广大群众，却早已产生了“抗药性”，套用一句时髦话——逆反心理！

“但是八股”应该少一些，再少一些。

写书的“第三世界”

有这样一幅漫画，画了三个台阶，屹立在最上面的一个人财大气粗，中间次之，下面一个显得可怜兮兮；画意是：“写书的不如出书的，出书的不如卖书的。”

漫画针砭的现象当然存在。若要挑剔的话，就是有点“一概而论”。比如，公家书店未必富得淌油，否则有些书店就不会出租柜台去卖羊毛衫、耐克鞋了。再有，写书的也还有“三个世界”焉，属于“写书第三世界”的，在当今中国恐怕要算学术著作的作者是“主力军”了。

据报纸披露，一位文学批评家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作者写的研究论文堆成一摞，无人肯发，于是就不写了；他认为这是在“消灭文学生产力”。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却也不乏事实。而且，岂止是文学研究，其他如哲学、历史、法学、经济学、医学等等各类学术著作，也面临着相同的危机。

即便是有幸列入出版计划的，也不是稳吃“定心丸”的，说不定哪一天出版社举起“调整选题”的刀子，或因“印数太低”的理由，而横遭砍削。据笔者所知，有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古代法律专著注释本（一百余万字），本已列入出版计划，清样也已校对，而且有关此书的国际学